

經濟學名著翻譯叢書第四種

經濟學原理

T. R. Malthus 著

魯 傳 鼎 譯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譯序

翻譯這本書是從1963年初開始，由於課務的羈絆與俗事的干擾，僅能利用有限的餘暇執筆，到六月裡只完成了十萬字。七月二日去美國再度旅行，十月中旬返國。接着又是忙教學及撰寫另外一個必須限期完成的報告，到1964年七月初，翻譯的工作才能繼續。在炎熱的夏季裡，工作效率實在很差，暑假結束時譯畢第二個十萬字。然後重又斷斷續續，時譯時輟；現在勉強把剩下的八萬字完工，算算日子，已經拖延了兩年兩個月。

本書作者馬爾薩斯先生的身世，在正文前面的小傳裡已經有很好的介紹，譯者不必畫蛇添足。一般人提到這位學者，都只知道他那引起爭執最多、影響極其深遠、世界馳名的人口理論。至於他在經濟理論上佔據什麼樣的地位，就不是人人知道的了。

自亞當斯密之後，李嘉圖支配了經濟學的研究。馬爾薩斯晚年和李嘉圖相處極善，互相討論許多經濟問題，但是馬爾薩斯的許多卓越見地，始終未能為李嘉圖所瞭解。直到馬爾薩斯去世一百年之後，凱恩斯（J. M. Keynes）的經濟學革命發生，大家對於馬爾薩斯在經濟學上的貢獻，才有了新的體認。

這本原著的初版，發表在1820年。馬爾薩斯在1835年逝世，他生前的至友奧特主教（Bishop Otter）根據他的遺稿加以增訂，並且寫了一篇馬爾薩斯小傳加在篇首，即成為1836年的第二版。譯者就根據第二版在美國紐約凱蕾書店（Augustus M. Kelley, Inc.）1951的重印本遂譯的。

馬爾薩斯39歲的那年（1805年），應東印度學院（East India College）之聘任現代史與經濟學的教授，這是英國最早設立的經濟學講座。凱恩斯一直尊奉他是劍橋學派的第一位經濟學家；像他所提出的供求問題，雖然未能充分的發揮，無疑的，却應當視為劍橋學派價格理論的先聲。

凱恩斯的革命，使經濟學得到新的發展方向，而他的許多重要觀點，以及所提出若干新術語，却都脫胎於馬爾薩斯的經濟學原理。像凱恩斯所用的消費傾向 (propensity to consume)，馬爾薩斯原來稱為 propensity to spend；凱恩斯所說的有效需求 (effective demand)，馬爾薩斯的書裡有 effectual demand 或者 effective demand，而且馬爾薩斯還曾用過「有效消費」(effective consumption) 及「有效消費者」(effective consumers) 等名詞。至於儲蓄與投資的內部問題，馬爾薩斯更有相當犀利的分析，這正是凱恩斯經濟學核心理論的所在。所以凱恩斯在他的 Essays in Biography 書中馬爾薩斯傳裡十分感慨的說：「如果馬爾薩斯代替了李嘉圖 (David Ricardo) 的地位，在思想上領導十九世紀的經濟學研究，今日世界將會多麼的聰敏與富有！」

譯稿進行中若干辭句曾商之於好友張桂生博士及張夫人羅久芳女士，譯者首先應予誠摯的感謝。周弘道、Anbr Mali、Albert Dujardin 三位教授對於若干語句的翻譯，均曾提出寶貴的意見，亦應深致謝意。吾妻趙淑敏女士時加敦促，得使譯稿及早完成，尤為銘感。馬爾薩斯的原著行文細膩優雅，說理警闢入微。譯者為學力所限，實難傳達原作精神於萬一。尚望學界先進不吝指正，實所幸甚。

魯傳鼎於臺北木柵指南山麓

民國五十四（1965）年植樹節

原著再版通告(譯者註)

本書初版發行之後沒有幾年，已為衆所週知，馬爾薩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 先生因而得有機會與大家對這個題目交換意見，凡熟知他往昔作品的人士，均瞭解他對於價值 (value) 一辭的見解，已有某些改變。

許多法國的經濟學家們，曾經正式的承認找不出完全精確而不變的價值尺度 (measure of value)，馬爾薩斯則建議在穀物與勞動之間求出一個平均數，作為對於價值的最近似估計，這是可能找得到的。

較為成熟的思考，使他獲得異於往昔的觀點；他深信已經追尋的價值標準，必須寓於某項不容易變更的物體之上，它是固定與永遠存在的東西；按照正確的判斷，關於商品價值的漲跌殊難建立任何令人滿意的結論，除非有一種真正的鑑別器，使之在任何時期均能實用無礙。

可是經過長期沈思之後，知道這已不是對這個題目最審慎的考慮，最後終於採取「國富論」 (*Inquiry into the Wealth of Nations*) 作者所提出的尺度，而改宗這種學說，「勞動是最初的價格，是付予各種物品原始購買而用的貨幣」 (註一)，各種物品價值的大小，與「原始購買而支用貨幣的所值」成比例。

從亞當斯密 (Adam Smith) 以來，許多卓越的作家曾拒絕採用這種尺度，其原因或係他們對於價值一辭的意義，異於斯密給予的意義，而後者却是通常所習用的。按照他們對於價值的觀念，係包含在一般購買力 (power of purchasing) (註二) 之內，或者係表示商品相互之間的關係，由此而論，各物品的生產成本若未增減，彼此繼續交換的比例依舊，則其價格自然也均保持未變；依照同理，當某種商品或若干種商品漲價或跌價時，一切其他商品必然

有對應的跌價或漲價，或者當某些商品便宜時，其餘的商品勢必昂貴，否則反是。

這種定義使商品的價值須依賴那些能影響別種商品交換它的種種因素，有如影響該商品自身的因素一樣；如此瞭解價值，顯然找不出完善的標準，因為沒有任何一種物品在各個時期購買或交換其他商品的數量能保持不變；假如有這樣一種物品用以測量別的商品，也不會比別的商品做的更好。

較為普遍的價值的意義，是亞當斯密所常用的，它是代表另一種不同的關係，即存在於商品與其成本（cost）間的關係，成本包括利潤（profit）在內；或者為欲求得該商品所必須付出的犧牲（sacrifice）與商品之間的關係（註三）；他們所值的勞動量，或換取他而必須付出的勞動量，若能成為那種犧牲的適當尺度，即可成為寤寐以求的價值標準。

馬爾薩斯先生後來的考慮，和亞當斯密的見解一致，其出發點與馬爾薩斯本人在1823年出版的著名小冊子「價值的尺度、以1790年以來英國通貨價值之變動為例的解說」（*The Measure of Value, stated and illustrated with an application of it to the alterations in the value of the English currency since 1790*）所採取的完全不同。

當時儘管他將這個題目用作一項重要的理論，可是並未引起應有的注意，也很少人加以徵引，除非與他較為接近的人們才有所討論。

可是馬爾薩斯先生愈考慮，愈感覺它的重要；於是在1827年他利用另一個機會，重新強調他的觀點，他出版一本小書「論經濟學上的定義」（*On Definitions in Political Economy*），在這本書裡可以找出經濟科學的許多重要原理，他都予以專精而令人敬佩的闡釋。

這些作品的出版及馬爾薩斯先生對其他問題的研究，妨礙了他

的「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一書的早日再版。這部書的初版早已絕版，而且未經過他的修訂，不能將他對於價值的新意見採錄在內，自然無法將原書重行付梓。

他若以此為自足（有一個時期他曾自認為滿意），僅只為了需要而予以修正，工作當然比較簡易。可是他的許多新觀點，並非干擾他的思路，也不妨礙他的主要結論，而是用來鞏固與建立他的理論。對於價值學說重新撰寫的一節，代替了初版的第六及第七兩節，連同本書其他部份的一些修正，這些主要的都是文辭上的改訂，合起來都絕對需要保持理論的完整與脈絡的一貫。

這樣做並未使馬爾薩斯先生滿足，他認為對於如此重要的學說予以輕易過去，殊不能與其重要性相稱。為求別人信服這不只是命名的問題，而是一項極端重要的原理，它能或深或淺的影響經濟學的其他一切部分，因此他渴欲其他人士能共同切磋，冀期瞭解其功用與重要性。所以在本書新版之中，對於價值問題較以往討論的更詳細，寧可讓人責之為冗贅或感覺厭煩，而不能失之語焉不詳，這樣才能更清楚而使讀者易於領會，或者對於那些意見不同人士的攻擊，予以適當的辯解。可是在他完成全部修正之前，他的後半部工作尙待改訂之際，他的生命歷程竟突然中止，使他的塵寰工作永遠擱置。

如果他的壽命更長，他的意見還會有什麼其他改變，這當然不可說定；不過從他遺留的手稿看來，凡是他認為重要的地方，可以相信他已全部（或者接近全部）完成。

誠然，他的這項工作尙未須要做出適合出版的狀態，故此本書在某些地方已經由編者予以些微的改動；為求清晰與精確而刪除一些語句，某項意義在書中別處解說更清楚的，一些小註腳分散各處的，或者對於著者的推理無所補益的，均加以更改，這樣做可能使某些題目更容易瞭解。

儘管如此，本書仍不能保證完美無疵，若干彼此不符之處，不

必要的重複與文字上的不精確之處，難免為編者所疏忽，但請讀者切記，他所致力的工作，未能獲得上帝的賜助以達到最後的地步。

（譯者註）馬爾薩斯的原書在1820年出版，以後他的觀點有很多改變，到1834年馬爾薩斯逝世之後，他的友人奧特主教（Bishop Otter）根據遺留的手稿，將原書加以刪補，並增列本通告及「馬爾薩斯小傳」，於1836年發行再版。

（註一）*Wealth of Nations*, Book I. ch. v.

（註二）亞當斯密對於價值也曾下過定義（Book I. ch. iv.），作為是一種購買力，不過從他的上下文義瞭解，及從他著作的全部要旨來看，一種商品的購買力，是由本身特有的原因衍生出來的，這是根據獲取它的成本而定的。此項限制極其重要，但一般却未能做到。

（註三）這是價值的普通含義，任何人都能澈底瞭解。惟如詢問什麼是穀物的價值，沒有人會假定它是對於油、酒、皮革、呢絨、麻布、或其他任何商品之間的關係或比例，但是却等於亟欲購買穀物所需的成本，或所提出的等量物品。至此，所欲交換之其他商品的數量，並不能給予任何意義，除非他們的成本業已知悉；不過獲取貨幣的成本或其價值，是經常知道或至少容易肯定的，這在每個國家都可以由勞動的貨幣價格明白指示出來。因此之故，問題的對象幾乎可由該物品有關的貨幣價格所完全解答（見 *Three lectures on the cost of obtaining money*, by N.W. Senior, Esq.）。

馬爾薩斯小傳

知識份子的一生，在所屬階層的公衆心目中，極少能够引起別人的密切注意，特別是在德性操守方面；一般人的心理，對別的方面可能完全不同，甚至可能認為極其重要。忠實的描述他們一生各個階段的處境，他們前進的過程與步驟，他們所經歷的困阻與所得的協助，以及形成他們個性最重要的影響力量，這種工作不僅含有教育的意義，而且也饒富趣味；不過那些自滿的人是不幸的。高尚的品德往往伴隨着虛懷若谷的胸襟，最適宜擔當某項任務的人，往往是最不炫耀其能耐的人，這正是所謂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在這許多方面馬爾薩斯先生並不例外，他的一生可以想像得到的，恰是最淡泊寧靜的一個；如此謙冲為懷的人，並未遺留一些記錄，俾便直接當作追記一生經歷的參考，在別人手邊所保留的有俾此項目的的資料，也少之又少。他那典型的個性已日漸引起人們的注意，但是保留的記載如此殘缺，幾乎為他的朋友們埋怨不已。他們都很清楚這樣的人物不能不秉賦一種作家的顯著個性，對於他個人生活上指導原則的奇特之處，用不着感到意外；並且他除掉受人尊敬與啓迪公衆之外，朋友們和他的通信未曾討論過別的問題，所以他們孰無理由保持沉默。所幸，朋友們手中保留的這方面文獻尚稱豐富，朋友們對他的記憶仍然極為新鮮生動，這些足以表明他晚年的個性與態度；另外就他父親保留關乎他孝順事蹟的資料，出乎意外的特別能提供他夙歲歷史的證據，這較之一般文人的年表或大事記，更能供給豐碩的史料。

編載這類記錄，並非無益的工作。凡是曾經和馬爾薩斯先生接觸過的人，從他的談話，從他歷盡艱辛的一生，及其沉思所獲的許多有價值的教訓中，既可感受愉快，亦能獲取實益。所以回顧他的一生，是將這種種影響重加記述，使人們今日的感傷情懷上，加重

他對於人們精神感召的烙印，當他健在時使人們初次遺留的感受，今日將更為深刻。

不過較之這些更富趣味的，是這篇小傳中所涉及的一些事蹟。馬爾薩斯先生的個性，連同他的著作，可以看出是如此長期的勤奮；而著作本身却遭受無比的曲解與誤會，將他從誹謗與誣穢中解救出來，業已成為公共正義的行動。

對於本書的著者，塵世的毀譽均已鞭長莫及，任何批判均已無關痛癢；但是對於他的家屬却截然不同。對於他們來說，有關他品德上的記載，較之他學問上的令譽，要重要的多；預期的結果若較為高尚，自然要歡欣愉快，這是關於虛聲譽的回想；除此之外，這也是對於他們更為特殊的遺產；若聽任不明底細者談論的過多，對於他的真正情況勢必缺乏友好的言辭，那些譴責與誹謗的重量，當他在世的時候，對於他的家屬雖然很輕微，但是在失去他的今日，却將加重他們的悲哀，所以這將是今後與他的名譽休戚攸關，是玷辱貽羞與悲傷憂愁的根源。他們對於他的價值所作的判定，確乎是他去世後最大慰藉的源泉，也是叨沐與共者的保證；在這種影響之下，不論任何時代或任何國家，凡是對他著作的研究，均將使他們引以為快，諸凡研究者所構成的精神上的追憶，以及擬欲完成的目標，他的家屬無不隨而俱往。

這篇小傳的傳播，尚有另一項重要的目的，如若承認它是現實世界的事情，自將更符合本書著者的意願；從他的著作上獲得從容不迫與不偏不倚的見解，正能證明真理本身之所在。過去四十年內濟貧律(Poor Laws)的實施，對於公眾心理的逐漸影響所引起英國私人經濟的重大變動如何，任何一位有理性而且具備良好教育的人，都不能夠觀察清楚，而馬爾薩斯先生的研究，却對之發生極端的影響作用。對於這種傑出卓越的意見，不論是善或惡，不論是友或敵，都已經普遍討論他的主張；英國歷史上許多事件的自然演進過程，雖然證明了「人口理論」的原則，同時日常經驗也提出對其結論

的證據，但是我們現有知識的改進與所處地位的推動，主要的應當歸功於馬爾薩斯先生。他的呼聲是一項警告，初次引起公衆注意流行意見的誤謬；他敏銳的眼光與恢宏的心胸，使紛紜繁複的社會萬象，都系統的概括在他所奠定的法則之內；從他的研究中引導光明，使他所獲致的教訓，格外加強經驗與信實的價值。誠然，有時候他所依據的立場相當孤立；在世界歷史上極少有那一個人的人生或心靈範圍，能對世界發生如此重大的影響，所以似乎使人難以相信。像這樣的勝利不會不遭受辯難而逕行得到，迄今仍有這類的辯駁；對於可尊敬的意見，一方面以不同時代不同習慣上的理由加以攻訐，另一方面又以驚人的偏見、利益、與情感加以維護，所幸並無始作俑者的一意孤行，故而如此延續了相當長的時間，尚未惹起無謂的憤激與詈罵。

就我們所看到的，輿論對於他是相當執拗的反對態度，甚至聰明才智與坦誠的人士，也都是步驟遲緩與勉強的承諾；馬爾薩斯的法則與馬爾薩斯的學說，在公衆口中已經成為不祥的笑柄，同時千萬人都意欲參加這種叫囂，但是他們並不瞭解馬爾薩斯，甚至連馬爾薩斯的著作一句也沒有讀過。當然，情況並非都是如此的惡劣，有些可敬的與虔誠的人們，很愉快的給予協助與贊許，他們讀過馬爾薩斯的著作之後，立即深信其說並加維護。最先惹起爭辯而不幸招致誤解的，完全偏於「人口理論」所牽涉的罪惡方面，在諸般祝福之後對他加以辨別與探究，並且要勝過他，他們不能愛護一種立即動搖他們神聖仁慈信念的著作，致使他們所沉緬的完整幻想歸於灰飛煙滅。他們的信念相當脆弱，因為他們依據的基礎過於窄狹，他們不省察自己的錯誤，却歸咎本書的著者，以滿懷激憤與猜疑的態度，將真理驅逐，真理最重要的方面即為他們所厭棄；某些剛愎自用的人，對於實際事實視若無睹，另一些人却急於獲得任何經驗上的答案，他們都草率的到達同一結論，認為馬爾薩斯先生如果不是邪惡之徒，亦必為冷酷無情之輩。後來對於這項題目雖然從各方面

得獲明證，但是從上述種種初次的印象看來，很多人已感到難以挽回；雖然他所指出的原因已經奏凱，但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他仍極憎厭，甚至到今天，他的同一項研究成績，同一部書的某幾頁，業已被人屢屢徵引，馬爾薩斯先生辛苦的成果也被全部贊佩，但是他本人及他的工作却仍深受侮辱。

現在我們相信，只要是有他們在的地方，就沒有任何東西能很有效的緩和這種情緒及消除這種偏見，至於說明著者本人究竟如何以及他的精神所在，則容易的多。[一株良木不會結出惡果]；勿須爭辯的，馬爾薩斯先生是一位能啟發別人及心地仁慈的君子，他提供一種強有力的先驗上的論據，維護這種原理及這種研究工作的傾向；無論如何這是一種無法抗拒的理由，心地坦白的人不能立即拒絕接受。根據這種印象再進一步，他們可以公平的研究他所制定的人口理論的各方面，及對於人類社會生活中道德行為上直接與間接的各種影響，如此尚有理由希望一切事情對他們將會改觀；他們或將發現對於神聖仁慈的意義，業經由此改進與加強，並非由於順從他的意見而低落，他們或將感謝這位著者，他以如此重大的代價與痛苦，發展出人類幸福上極重要的法則，使統理人事的神聖天則得到新穎的例證，這和聖經上的訓誡完全和諧，使我們得以改善與潔淨，今後將更為高尚與愉快。因此，這篇小傳的散佈可能產生相當的利益；對於馬爾薩斯先生的著作只有不完整的觀念，僅能使他的聲譽蒙上不良的陰影，我們相信多加瞭解他的個性，將能較為公平的衡量他的著作。

不過，利益尚不止於此。這個問題若為投機的性質，並且僅只提到一些想像的事物，我們或可穩妥的承認法院對於真理的裁判，早晚總有一天是非得直；然而事實並不盡然，證之盤踞於公衆心理上或每個人營業上念念不忘的問題，並非不需要遷延介入關乎他一切錯誤的消除。英國濟貧律的奮鬥，和其他大多數政治奮鬥似的均已愉快的終結，這孰非因為一種制度的顛覆而成，此種制度不論

如何誤用從而引起腐敗，或者由於時間關係招致損害，終究尚能合乎這個國家的國情，並且也是以基督教的原則為基礎的；其結束只是由於精神上的自新，錯誤的糾正，以及瑕疪的彌補所由致。濟貧律修正案恰是依照這些觀點而形成，並且經國會通過而訂頒為法律；這個國家在當局領導之下，正進行一項重大的實驗，其結果將為適當調整貧富關係的重要根據。此項法案的基礎，乃是馬爾薩斯先生研究的結論。〔人口論〕一書，將與濟貧律修正案共存亡。他們有共同的友人，也有共同的敵人。兩者在理論與實際上的彼此關係，却能互相闡發，相輔相成；這種合作不能認為多餘。縱然這個法案已經幸運的開始實施，但是仍然有很多問題，諸如法案固有優點所能得到的利益究竟有多少，目前我們享受史無前例的繁榮，以及隨之而增加對於勞動的需求，法案究竟有何等的影響；總之不論在城市抑或鄉村，迄今仍然有強大的反對力量；只要任何有影響作用的人物，爭執馬爾薩斯先生思想的真理或其結論的實效，即會惹起對於濟貧律修正案的敵對及懷疑。誠然，這種措施是否健全的最佳證明，應當是在智慧、溫和、特別是基督教精神統御之下，全國普遍的實際經驗，這不只是社會上富庶階級減輕負擔的結果，也不是心胸褊狹憎惡他人所課於工作，而於貧苦階級努力的所趨及最後的覺悟，期能振奮身心與改善處境，培養道德與良好習慣，和緩對其他階層的粗暴態度；目前他們是時代的惡劣份子之一，諂媚者與搗亂者却常想利用他們取得利益。最後的目的是要將這種措施奉獻於英國公衆的心靈之上，如同上帝君臨的情形一樣，這正是馬爾薩斯先生夢想使勞動者歡欣鼓舞的景象，獲得利益的人雖然已經忘恩負義，我們仍然可以給他安慰。這種景象的實現，相信已為期不遠；同時不能否認，較為公正的欣賞本書著者及其研究的成果，不能不算是件最大的事，同樣的態度加之於法案的實際執行，也有便於公衆的擁護與採納。

我們還有幾句話要說的，是關於這篇小傳的根據。小傳的大部

分都是在馬爾薩斯先生逝世之後，他早年的一位摯友立即寫成的，那位先生非常瞭解他的個性與觀點，尤其是使他揚名世界的那些意見的發生與進展；從他逝世時起雖然已經過了幾個月，情感的激動已轉化為平靜的追憶，但是在心緒激動時所寫的小傳，作者仍無意將它改變或放棄。相反的，愈反覆思考與追憶，愈堅信此處所說馬爾薩斯先生人品的守正不阿。此處勿須憑藉別人的證據，因為這麼做並不比他自己更少受人猜疑。這篇短文固然有缺點，但是他的真實性與正確性是無問題的。對於他的個性與心靈的主要形態，他的朋友們無不承認所描述的係屬正確，即連敵對者也不再有所爭執；此處尊稱馬爾薩斯先生為一位著作家，倘若由於這一點引發任何不同的意見，他的朋友也不會改變初衷，我們有理由懷抱一種希望，這篇短文是馬爾薩斯先生個性的確鑿證明，應當無可置疑。

湯謀士羅勃特馬爾薩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 於1766年在倫敦附近蘇瑞郡 (Surrey) 的柔克瑞 (Rookery) 地方出生，當時他的家庭擁有一所小巧美麗的房屋，現在已經是鄰近的基爾特福 (Guildford) 與道爾金 (Dorking) 一帶居民人盡皆知的建築。他的父親名叫丹尼爾馬爾薩斯 (Daniel Malthus)，一位出身良好家世及持有獨立產業的紳士，這位先生雖然依戀田園生活，却致力於古典文學與哲學的研究，並且對於外國文學具有強烈的喜好。他是盧梭 (Jean Jacques Rousseau) 的朋友，並且時常通訊來往，也是盧梭的代理執行人之一，在某些癖好上，特別是植物學方面，與盧梭極為相似。他具有優遊林下的習慣與態度，不求聞達的個性與胸襟，所以他雖然寫了好幾本書在當時都很成功，但是絕不在任何一本書上署自己的名字。在1800年「每月雜誌」 (*Monthly Magazine*) 刊登他逝世噩耗的訃告中，竟然說他是好幾本法文與德文書的譯者；這種錯誤對於本小傳的主人翁看來，加於其父的侮辱，遠甚於其子親受的虐待（註一）。羅勃特馬爾薩斯是這位老先生的次子，稚齡

時個性與能力的顯露，即已表現為具有美好希望的兒童，因此深得其父的鍾愛；如是之故，他本人直接擔負愛子的大部分教育，指導他童年的讀書，與他共同遊戲與娛樂，以培養其習性與氣質。當他在小學唸完一年之後，不知道是因為家庭遷居的關係，抑或其父對於教育上的特殊理由，未再送他就讀任何公立學校；在這一方面，今日社會上許多顯要的人物中，雖然只受到不規律與不連貫的教育，仍多獲得卓越的成就，此為極堪注意的實例之一。

從九歲或十歲時起，直到他獲得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的入學證時為止，除掉一段短時間在華潤敦（Warrington）的一所學校就讀外，他一直跟從私人導師求學，有時候他甚至是導師家中獨一無二的學生。不過必須承認他的這些導師都不是平庸之輩，除他的父親之外，無不對他悉心照顧與管教，其中之一為葛萊福（Richard Graves），另一位為魏克非（Gilbert Wakefield），前者為「高尚的吉哥德」（*Spiritual Quixote*）的作者，乃學識淵博與具有幽默感的紳士；後一位為當時許多門學問均極傑出的人物，是一位學者、政治家、神學者，也是與傅閣詩（Charles Fox）通訊討論古典文學的人；在他的許多意見上雖輒顯激奮、浮躁與怪異，但却機敏、大膽而好辯，同時他很不愉快的捲入某些激烈的爭辯，這些辯論正是法國大革命所發生的根源。

像羅勃特馬爾薩斯這樣的青年，天生的聰穎與敏感，經常追隨上述具有個性與學識淵博的人物，孰難相信不能獲益而只招惹危險。不過從後面一位導師那裡，由於他的良知與幼時即已表露的觀察習性，對他頗能多所保障。誠然，他並非如其父所說的，天生的易於受第一個人的影響，就此塑造成他的個性與見識。相反的，他絕早就有獨立判斷的能力，甚至關於他的教育上的事情，能像別人一樣的證明在一生中最早而短促的時期內，即能以聰慧及善於觀察的頭腦，使許多事情勿須與他人商討而自行決斷自行處理。

回顧他這一段時期的生活，確實相當奇妙，他憑藉自己的果斷

， 在周圍的危急情況中往一定的方向繼續邁進——對於塑造的個性上會發生什麼樣的影響，他從未加以考慮，當他成年之後，往昔在他特種教育所信賴的人物與所處的環境，並未遺留痕跡。從他當時的往返函件中，可以發現，他曾以優異的判斷，不只一次的和他父親的勸告相爭執，但是無傷於骨肉之情。他的老師們對於他的品德，也並無決定性的影響；誠然，他很早就離開葛萊福先生的家，尚不會留下任何意氣相投或彼此憎惡的深刻印象，至於他在魏克非先生家住到他進入大學為止，時間比較長久，他們一直相處的很融洽，他承認跟從這位老師在學問上獲益匪淺，但是在關乎人生的重大問題上，他們的感想與意見似乎未曾一致。其實，他們的性情彼此相去甚遠，馬爾薩斯先生毫不偏狹的寬宏精神，也不是由那個學校的訓練中得來。

不過，若否定他那仁慈的父親在他心靈教育上的影響，認為並不比別人的作用更深刻，對於他並無直接的教訓，僅僅偶或由於生活上的親密關係，對於他的個性容或有所激發，或者鼓勵他的思考，首先培育他愛護真理與獨立的精神，這種判斷是不公平的。倘若大家承認這篇小傳的記述，我們將欣然為讀者們提出若干實證，證明他們父子間的親情，以及彼此親密坦白的討論；我們願意不揣冒昧的摘錄兩三封函件，以證明所說的不誤。第一封信是他父親甫從蘇瑞郡故居遷往阿爾布瑞（Albury）後，正在佈置新居的時候所寫：

【你從磚瓦上必能找到這所新居，並且會看到我們有五個人享用床舖，另一些人睡在壁櫈裏；但是每一個人都會說要為羅勃特留一個房間。傅潤德先生（Mr. Freud）對你如此悉心照顧，希望代我向他致意。當我接到通知說你應當給予獎賞時，我答謝他而內心感受的愉快，你應能想像得到】。

【我所聽到關於你的每一件事，都給予我很大的滿足。親愛的孩子，我常希望你能喜愛文學，你也應當有獨立的生活費用及怡情的遊戲，對於與你交往不多的人，你應當感到已經從他們那裡獲得很多的協助。在你所喜歡的人

那裡，深信你能獲得優待。我決不壓抑你的遠大志向，但是我却滿意他們所加於你的快樂。研究各種知識，諳習藝術與瞭解大自然，都能有益身心，參加板球戲能够活動四肢，我很同意。多多運動以使身體健康，我與汝母均最贊成，一個人的兩腿自由行動，其樂可知——目前我除了床鋪與安樂椅之外，別無可去之處，我最能瞭解兩腿行動自如的可貴。願上帝賜福於你，永享青春，身心愉快，體格健康，尤其永遠保持善良的品德與仁慈的心腸。再談。

丹尼爾馬爾薩斯】

這位慈愛的父親，在信末尾的祈禱，是多麼具有預言的意味；正是如此，馬爾薩斯先生終其一生保留着他父親祝福的一切。

爲求更進一步證明他父親在嚴肅的教訓中滲和輕鬆的事情，期能達成同一目的，我們檢出他在劍橋(Cambridge)讀書時收到父親的來信之一抄錄如次：

【親愛的巴布：

我得悉你尚未遷入你的新屋，衷心希望他們真正的歡迎你。大家都希望能看到你在這裡渡過耶蘇誕辰假期，想必你已預定了旅程；以往我從未認爲牛津(Oxford)是不令人歡喜的地方，若免除一些社交活動，當然不是無益的，相信你對劍橋也有相同的看法。

我一生中最引以爲慰的事，是往昔所渡過的幽靜生活——當然，對於你或我所發生的任何事情，人們都可以給予這個名稱。我相信真正的隱居，不論其歷時的長短，都是不自然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會把我們所經歷的最大的心靈快樂，很殘酷的剝奪淨盡。縱然如此，在某些季節却仍能舒暢身心，振作精神，在她的卵翼之下茁壯，

在各個優美的渡假地方，

人人若都紛亂匆忙，

有時會遭受損傷。

今年很宜於溜冰，不知道你去過伊利(Ely)沒有？是否學習心形與十字形的花式轉動？其他花式如何？上身後彎等姿勢的滑動是不合理的；不過我很喜愛這種運動，他能使人們在一小塊冰上娛樂，兩個人或者四個人同時溜，是一種非常輕快的社交；四個人就可以溜出樣的花樣。今年英格蘭較往年更爲寒冷，一月二日清晨的氣候低到華氏14度，一月三日低到九度半，午後又回升到

14度。可以問問別人，劍橋的溫度如何。我的溫度計是掛在北面的牆上，與房子是隔開的。你是否收到寄去的色奧克利圖斯 (Theocritus) 的詩集？四開大本陸塞復 (Rutherford) 的兩部「哲學」是否收到？在你學習數學時，我希望你能將這幾部書讀一些，使你能够練習實際應用。我討厭女孩子們縫補破爛，讀書則要取法乎上。我建議你讀桑德笙 (Sauderson) 的光學，愛末生 (Emerson) 的力學；郎氏 (Long) 的天文學，這些想必你已經讀過。皇家學會 (Royal Society) 報告書中有不少數學方面的文章，都值得細讀。你如何保管你的圖書？你所看過的測量學方面最好的書是什麼？你看過鮑格納 (Bougner) 有關南美洲測量的書沒有？我認為阿依爵士 (Sir I.) 的基本原理，恐怕是在你入門之後最重要的經典。

大家都很平安健康，夏綠蒂 (Charlotte) 在一兩天內將會給你寫信。全家問你好。再見，可愛的孩子！

丹尼爾馬爾薩斯】

做父親的急切希望他的兒子能夠實際應用所學的數學，在別處也有相似的表示，如此却引起兒子有條理有見識的答覆。

【在劍橋研讀數學與哲學的計劃，投機的意味似嫌過重；其目的似乎在使人的理論基礎堅強，待獲取學位之後暇時能够實際應用。修習這些課程若欲遍讀每一門的一般論著，勢須占用全部時間，殊非兒之素願。因此比較妥善的方式，為遵照大學所排定的課程循序進行，研求每方面的普遍應用，勿須過重各別的細節。

所謂一般論著，兒意並非大人上次賜函所列各書，乃係較前一函所舉，希望兒能成為一位大地測量工作者、機核工程師及航海家所用的各書；在兒獲得學位之前，按照大學所規定的數學研讀，勢難在上述各門類再行涉獵。

惟兒意決非忽略所讀各課程的實際應用，相反的，在學校裡要特別注意探討學問的真義與實際的應用。關於大人前函提及各書，其中此間老師已予採用者，自必悉心研讀，其他各書則無法匀出時間瀏覽，因為老師們均指定閱讀若干其他參考書籍。例如目前尚未修習大代數與微積分，缺少這兩門學問的知識，要想瞭解牛頓關於宇宙的基本原理，頗嫌不足。兒曾選讀高年級課程，該課程僅只在三年內連續開設，來年暑假之後兒將讀通這門課程，然後再研讀各家著作，予以比較，期使所學能完全消化。